

医者·故事

一场没能举行的婚礼

▲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谭先杰

一天晚上，我在病房和常老师聊天，想问问他的妻子白老师在有生之年还有什么心愿。常老师说，白老师唯一的遗憾，就是可能没法参加儿子的婚礼了。听了这句话，我突然兴奋起来——我要为白老师的儿子组织一场婚礼，不让白老师带着遗憾离开！

但是，场地呢？

病床边？最可行，但太简陋了，太委屈儿子儿媳了！

几经周折，最终，我决定借用北京协和医院阶梯教室——单纯借教室为患者家属举办婚礼太过突兀，于是，我向教育处汇报时提出，借此开展一堂针对医学生的医学人文课。因为，医学生们参加的婚礼，是即将成为他们大体（解剖）老师的儿子的婚礼。

教育处欣然同意，志愿者们紧锣密鼓，开始分头筹备。

然而几天后，常老师说，还是不要举办婚礼了！我在群里回复：“尊重白老师和您的意见。但如果单纯是怕同学们和我们麻烦的话，倒是不用担心。同学们很愿意。”常老师回复：“她（白老师）让我感谢老师们所做的一切，她只是感觉自己的情况不好，很难坚持十分钟。”



前排：谭先杰医生（左一）与常先生（左二）、白老师（左三）夫妇

婚礼终究没有办成。

后来，白老师的儿子专门向我致歉，说他和太太想举办婚礼，告慰老人，但老两口思来想去，觉得太占用大家时间了。他们一辈子都不想给旁人添麻烦，不要到头了，还兴师动众。

我第四次从心底向常老师夫妇致敬。这次的身份，是晚辈向善良、宽容的长辈的致敬。

病魔如风卷残云般吞噬着白老师所剩无几的时光。一天凌晨，常老师在群里发了一首诗《风》。我当时以为白老师走了，后来才明白，这是常老师对白老师的爱恋和心痛！相濡以沫中陪伴相守，爱痛交集集中的诗情画意，不正是平凡人内心的闪光之处吗？

于是，我第五次从心底向常老师夫妇致敬。这次的身份，是一个喜爱温暖文字的写作爱好者。

2020年元旦前夕，白老师走了。我参加了追思会。追思会简朴而简短，除了白老师家人及单位代表、医学院马超老师、我和几位志愿者外，还有实习同学十余人。常老师的挽联为：柔厚坚稳聪美人，何忍情融惠他仁。

我向白老师郑重三鞠躬，向她致敬。这次，是代表临床医生、医学生，代表医学事业……

但这对于常老师夫妇而言，还不是最后一次致敬。

几个月后，我将文章整理好后发给常老师审阅，并询问人物是否化名，照片是否打码等。常老师的坦荡回复让我再次动容。同时，他还对我近期科普方面的困惑进行开导。在我眼中，常老师早已不是患者家属，是真正的老师了。于是，我再次向常老师夫妇致敬。这次的身份，是人生路上有时清醒、有时迷茫的前行者。我给儿子讲了常老师夫妇后来的故事，儿子也再次感叹：“爷爷奶奶真的太伟大了！”

前后，九次致敬；上下，三世情缘！

（全文完）

医者·感悟

走一遭险

▲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整形外科 陈强

2020年1月21日，我接到支援发热门诊的通知。自此开启了第一个“前线班”。

防护服、护目镜、N95口罩、隔离帽……全身防护下，呼吸时的憋气感、面部压迫的痛痒感、护目镜的朦胧感等一起诉说着身体的不适。12小时的门诊结束，洗漱后回到医院休息区，才仿佛重新活了过来。

不久后，我生病了。

2月15日上午，我开始发热、咳嗽、咳黄痰，感觉胸闷、全身酸痛、乏力。结合我的工作性质和症状，我赶快地做了化验和胸部CT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车向主任仔细分析了 my 接触史和胸部CT表现，考虑疑似病例，当即就安排在发热门诊隔离区即刻隔离。

其实，我预想过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但当那一刻真的来临时，我还是一下子懵了。脑海里几个问题在反复循环播放着：万一确诊了怎么办？家人都要隔离，岳母本身还有呼吸道慢性病，她能扛得住吗？孩子还不满两岁，谁来照顾……

转到隔离区后，担忧、害怕、恐慌、不想说话，一个人躺在床上发呆，甚至想到了最坏的结局——自己倒下也就罢了，可家人呢……每想到这里，眼睛就忍不住湿润了。幸福也是你的软肋，非典时我不害怕，因为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；新冠我害怕了，因为现在我有孩子。我还有很多的心愿没有完成，还有很多的责任没有去履行，我不甘心。

那3天是最煎熬的时光，而曙光也在煎熬中慢慢绽放：身体没有再继续发烧；全身症状逐渐减轻；最终等到两次核酸报告出来，看着检测为阴性的结果，心终于踏实了下来。回想这72个小时，对疾病的恐惧给了我一段沉重的思考，也让我明确了很多答案：我不后悔当医生，不后悔支援“前线班”，身体恢复后，我也想继续工作，和我的战友们一起继续战斗。

我牵挂家人，因为我对家人有一份责任！同样，我未来即将遇到的每一位患者，他们都有家人，那是我该承担起的一份责任。人生，走一遭险，再天晴时，心也变得更加开阔。努力生活，做有意义的事。

黎明的那道光

会越过黑暗

打破一切恐惧

我能找到答案

哪怕要逆着光

就驱散黑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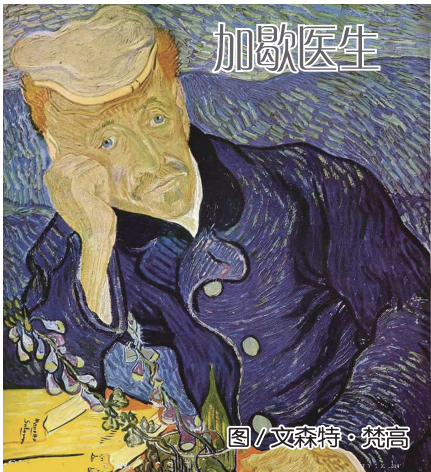
丢弃所有的负担

不再孤单

水洗过的天空才更湛蓝

我想，疫情过后，我们要好好地拥抱，拥抱走过了这段黑暗的自己，拥抱家人、战友，拥抱值得珍惜的每一天！

医学·名画



图/文森特·梵高

1890年夏天，梵高曾连续多天站在画架前为加歇医生画像。这时的梵高，犹如从癫狂的暴风雨中躲进了安静的小屋。加歇医生对他孩子般的喜爱，让其从各种恶毒的贬低中暂时找回了自尊。

画面中，加歇医生头戴一顶白帽子，在钴蓝色背景的映衬下，苍白的脸透着微黄。他倚着红桌子，蓝色的外套衣扣系得一丝不苟，右手支在腮边，左手扶着桌沿，上面放着杏黄色的书和一枝开着紫色花朵的指顶花。他的神情悲戚，目光空无，悲天悯人……

在梵高人生的舞台上，加歇医生像个无足轻重的配角。然而，正是这个“戏份”鲜少的“配角”，再度激发了梵高蛰伏已久的创作激情，构成了梵高艺术世界一曲光芒四射的华章。

“袁”何如此·日志①6

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 言行须留好样给儿孙

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

2020年9月14日

早读《惠此中国》：变通不仅能够善在，而且也使存在变得更有容量，以至于能够应付万变，而能应付万变，存在才得以不变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以水为隐喻阐述了应变之道：效果最优的存在方式就是如水一般随形而成、随机而遇、以柔克刚。

2020年9月15日

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，言行须留好样给儿孙。

2020年9月16日

早读《没有答案：多种可能世界》：在没有私利的情况下，人仍然愿意追求、甚至为之牺牲的那些事情，才是价值。如果一种价值等价于或可还原为利益，就只是经济学上的“偏好”而已。有很多偏好冒充成了价值，比如说民主和平等，它们在本质上是利益关系，是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分配和利益交易的制度安排。

2020年9月17日

老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老了还不懂如何照顾好自己的灵魂；老并不可怕，可

怕的是，老了还没登上名利皆无的第三层楼……

2020年9月18日

早读《没有答案：多种可能世界》：伦理不是道德，而是博弈均衡所定义的稳定规则和观念，伦理的实质是处理利益关系，与高尚无关。伦理可以通过博弈论而被还原，但自我牺牲的道德却无法在博弈论中被解释。

2020年9月19日

张伯苓校长曾面对全体南开师生发出了著名的“爱国三问”：“你是中国人吗？”“你爱中国吗？”“你愿意中国好吗？”

再次重温这振聋发聩的历史之问、时代之问、未来之问，仍涤荡心灵、振奋精神。

2020年9月20日

世界各国受挫的医改告诉我们：改变不了世界，就要改变世界观。

